



白蘭地

北如起
◎ 著

上海人民出版社

白蘭地

北如起
◎著

上海人民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白兰地/北如起著.

—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6

ISBN 7-208-05989-6

I. 白... II. 北... III. 长篇小说—中国—当代

IV. 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05)第145255号

责任编辑 任余红

封面装帧 范乐春

白 兰 地

北如起 著

世纪出版集团

上海人民出版社出版

(200001 上海福建中路193号 www.ewen.cc)

世纪出版集团发行中心发行

上海商务联西印刷有限公司印刷

开本 890×1240 1/32 印张 13.5 插页 2 字数 342,000

2006年1月第1版 2006年1月第1次印刷

印数 1-10,000

ISBN 7-208-05989-6/I·258

定价 25.00元



我愿证明,凡是行为善良与高尚的人,定能因之而担当患难。

——贝多芬

目录



1 “白兰要说”	1
2 枕下的三封信	8
3 黄浦江边	13
4 神秘男子的出现	23
5 1967年1月15日这一天	31
6 父女最亲	41
7 邂逅巴黎归侨	49
8 急诊室外动真情	61
9 三件怪事	73
10 黑五类,红五类	82
11 杨家琴斋	90
12 白兰花,白兰地	101
13 女人痴心	110
14 青梅竹马,两小无猜	119
15 一夜风流过	124

.....

16	石板房内的故事	141
17	吞了一只绿苍蝇	164
18	祖传玉手镯	174
19	“能”还是“不能”	183
20	重组天伦	189
21	浦江四结义	201
22	雨花之谜	209
23	举杯同庆邀家人	222
24	Z类日子熬到头	230
25	情窦初开	236
26	醉卧黄龙港	248
27	血溅万盛里22号	257
28	三串白兰花瓣	270
29	鱼水欢爱石板房	283

30	白兰读信	299
31	男人胆大时	307
32	交响叙事之夜	313
33	寻梦未了	323
34	路去火努鲁鲁	331
35	夏威夷大学说“教”	345
36	理想主义的殿堂	350
37	共同拥有的妈妈	358
38	告别梦之岛	366
39	拥抱上海	377
40	任家湾的提琴声	385
41	生命之弦	399
42	“那香真蓝”	409
	后记	418

1 “白兰要说”



白兰出生之前，她爸白中海就志愿下放，从上海去了皖南山区。白中海每年回上海探亲一次，最多不过一月，有时住十几天就匆匆走了。皖南与上海仅一省之隔，但来去极其不便，水路、公路、铁路都要走，一来一去少则三日，多则五天。白兰妈妈杨小亭是上海大铭中学的副校长，常年早出晚归。杨小亭一忙，白兰就由她外婆带着。到周末了，外婆常回上海郊区去陪白兰小舅住一两天。有时杨小亭干脆把女儿带到学校去，让她在办公室画画、描字，白兰不声不响的，特别乖巧。同事逗她玩时，杨小亭总夸自己女儿是个乖孩子。白兰听妈妈说她乖，总会依到妈妈身边，轻轻在她耳边说：“白兰喜欢做妈妈的乖孩子。”

白兰特别喜欢自己的名字，常问妈妈为什么给她起了“白兰”这名：“妈妈，白兰叫‘白兰’，是不是白兰像白兰花一样香？”妈妈总说：“是的是的，爸爸妈妈都喜欢白兰花的香味，所以给你起了个白兰的名字。”白兰就说：“妈妈来闻闻，白兰香不香？”妈妈就会一把把白兰抱在怀里，闻一闻她的头发，总用夸张的语气说：“哇，真香，



我家白兰真香!”白兰听了妈妈赞美的话,就会说:“白兰让妈妈天天闻。”

小时候白兰只会说上海话,对“我”字的吴语音发不准,总把它发为“吾”或“努”,弄堂里一起玩的小朋友总要笑她。小朋友笑,她也跟着笑,从来不会去计较。她妈就说好孩子就该这样,要学得大度。那时白兰不知大度是什么意思,但知道妈妈是在表扬她。稍稍长大一点了,再听到小朋友笑她,她就感到难为情了。不知从什么时候开始,白兰下意识地避免用“我”字了,不再说“我要”如何如何,改说成“白兰要”如何如何。当她要告诉妈妈什么的时候,就说“白兰要说”。习惯成自然,久而久之“白兰要说”就成了她的口头语。白兰长大后常回忆说,让她感到莫大欣慰的是,这句口头语,曾给过妈妈许多的安慰和快乐。

在白兰心目中,妈妈是世界上最美丽的一个人。杨小亭有着一双又大又亮的眼睛,挺直的鼻梁透露出她的清高和些许孤傲,额头总显得明亮和自信。最让白兰得意的是,每当妈妈抱着她逛街,一些擦肩而过的行人总是说:“这孩子长得多像她妈妈啊,像一个模子里刻出来的。”白兰跟妈妈最像的地方就是那一双总透着飞扬之气的眼睛,还有那印堂饱满的眉宇。妈妈的嘴总像在笑,哪怕在想心事的时候,也总笑着对白兰说话,笑着闻她的鼻子和头发。白兰最喜欢妈妈闻她鼻子了,一接触就感到痒痒的,暖暖的。每当妈妈闻她鼻子或头发的时候,她就会问:“妈妈,香不香?”妈妈总是夸张地说:“哇,真香啊!”白兰就会高兴地说:“妈妈,白兰长大后,天天陪妈妈,让妈妈天天闻天天看。”此时,妈妈会把女儿紧紧地抱住,默默地呆想一会。妈妈抱紧她的时候,白兰会顺势说:“妈妈你以后别再与爸爸吵架了,看到妈妈与爸爸吵架,白兰害怕。”每次杨小亭听到女儿这样说的时候,脸色会阴暗下来,会对她说:“孩子,妈妈没跟爸爸吵架,是妈妈嗓音大,是妈妈没有耐心。”白兰总不解地问:“妈妈对爸爸为什么要嗓音大?爸爸为什么不回来?为什么回来了又要走?”听到女儿问这样的问题,杨小亭会说:“那是爸爸

为了白兰和妈妈，白兰别去多想了好吗？”白兰总乖巧地说：“好，白兰不想了。”这时妈妈会把女儿抱得更紧。每当妈妈这样抱她，她会变得害怕起来，感到妈妈要离开她似的，好多古怪念头突然间会在她的小脑子里涌现。到晚上睡觉的时候，她仍会想到那些古怪念头——白兰心里想那些古怪事总不对妈妈说的——想着想着，就会把头钻进妈妈怀里，心会怦怦地跳，耳朵会竖起听黑暗中是否有异样的响声。

常常是第二天早上醒来，白兰又什么心事也没有了——她毕竟才是个五岁的孩子。她会对妈妈说：“白兰要说——”“白兰要说什么呀？”妈妈的眼睛会认真地看着女儿。“白兰要说，黄浦江流了多少年了？”她稍大些才知道“白兰要说”不能用在一句问话里，她应该说“白兰要问”。杨小亭从来不忍纠正女儿的错误，因为她知道“白兰要说”已经成了她的口头语。杨小亭听了女儿这个问过无数遍的问题后，总是不厌其烦地说：“黄浦江，像长江、黄河一样，已经流了千万年了。”听了妈妈这个已重复过无数遍的回答，白兰总会满意地笑笑，因为这正是她喜欢听到的回答。但白兰总嫌不够，总还追问一个问题：“白兰要说——”妈妈会问：“白兰还要说什么呀？”“那么爸爸妈妈和白兰会永远在一起吗？”妈妈总是说“会的”。但她还不满足，还会问：“妈妈，那么人呢？人能活千万年吗？”妈妈说：“能的，能的。人死了，灵魂还在。”“灵魂是什么呀？”灵魂这词年幼的白兰已经听过许多遍，妈妈也解释了一遍又一遍，但五岁的孩子仍然无法理解灵魂的含义。此时杨小亭会过来把女儿抱起来，说：“白兰累了，不能想那么多了，在妈妈怀里睡一会吧！”这时候，白兰会感到妈妈真好，希望就这样永远地躺在妈妈的怀里。

1967年元旦过后，杨小亭的神色总是显得既惶惑又紧张。她在元旦之前曾一度没有回家，说是在学校集中学习。那一阵白兰就与外婆在家。杨小亭元旦回家过了几天后又被叫走了。现在突然地她又回家了，脸色蜡黄蜡黄的，一跨进门槛就翻抽屉，不





一会床上堆起了大堆的书和笔记本,还有一扎一扎的信。白兰五岁时已经学了不少英文单词,还能写一些简单的汉字,都是妈妈教的。她看着妈妈特别地把那些写有英文单词的笔记本和信件放在一边,看到妈妈的慌张神色,白兰也跟着慌张起来,但不知道究竟出了什么事。她一声不响,就站在一旁看着。妈妈的眼神转向哪里,白兰的眼神就跟到哪里。妈妈上厨房,白兰就跟到厨房。妈妈到卫生间,白兰就跟到卫生间。妈妈也不拦她,就让她跟着。有好几次白兰想问妈妈怎么回事,但话到嘴边,又咽了下去。当白兰看到妈妈坐在床头盯着那些英文信额头渗出了汗珠时,终于按捺不住心中的紧张,说“白兰要说——”。“白兰还要说什么呀?你怎么这样烦!”在白兰的记忆中,这是妈妈第一次对她显示出不耐烦。但懂事的白兰一点也不介意,走过去踮起脚用她小手去摸妈妈满是汗珠的额头。妈妈一把把女儿搂进怀里,说:“宝贝,对不起,妈妈不好,妈妈不该对你这种态度的!”说着,妈妈眼中浸满了泪水。

“孩子,有什么话就对妈妈说。妈妈最喜欢听白兰说话了!”杨小亭几乎用恳求的眼光看着女儿。

“白兰要说——”

“白兰要说什么?”

“白兰要说,妈妈别害怕!”

“好的,好的,妈妈不害怕,不怕。”

“白兰要说——”

“白兰有什么话就对妈妈说,慢慢地说。”

白兰没有说话,她慢慢地从自己裤兜里掏出一张已经写了好几天的纸条,神色严肃地塞到了妈妈手心里。杨小亭翻开纸条,看到白兰用英文歪歪斜斜地写着:“I love you, Mama.”(“妈妈,我爱你。”)妈妈的手开始颤抖起来,眼泪一滴一滴地滚到自己苍白的脸庞上。她没有去抱这个既小又大的女儿,只是拉着她的两只小手,目不转睛地看着她的眼睛,用低沉而充满自豪的语调说:“我们白

兰长大了！孩子，你听着，妈妈学校里从明天开始还要开几天会，你在家一定要听外婆的话，平时不要出门，听到了吗？”白兰看着妈妈严肃的神情，说：“听到了”。

白兰外婆似乎意识到要发生什么，在前一天就托人赶回郊区乡下去拿了些东西出来，像是要在城里常住下去的样子。杨小亭陪女儿睡了一个晚上。当白兰第二天早上醒来时，妈妈已经不在。外婆说妈妈一早就走的，说妈妈早上有会。白兰好像一夜之间又长大了好多，她相信妈妈开好会就能回来的，用大人的口气劝外婆说“别担心，妈妈会回来的”。外婆也说“会回来的”。

白兰外婆名叫谢香，许多年以前就从上海的一所大学退休了。谢香早年就读美国麻省史密斯学院英语系，后去纽约哥伦比亚大学攻读英美文学博士，于1949年与当时在康州耶鲁大学拿了法学博士学位的白兰外公双双回到了上海，进入当时的圣约翰大学任教授。外公杨天弘五十年代初期患肺结核，后来有一次大吐血，送医院抢救无效就早早地撒手走了。外婆谢香是个才女，一个见过大世面的人。她在上海时就拉得一手好提琴，曾几次在纽约百老汇举办她的业余音乐家小提琴独奏会，演出过古典主义、浪漫主义和二十世纪整整三个时期的代表作，被当地报纸誉为“来自东方的天才女演奏家”。谢香退休后过着完全隐居的生活，漫不经心地消磨她的日子，让世界不再记得她。五岁时的外孙女根本不知道外婆曾达到过的艺术高峰和有过的青春风采。在白兰长大后的记忆中，外婆总在她们上海的这个小家进进出出，默默无声，悉心照料着宝贝外孙女的生活。年华像是磨平了谢香的所有棱角和对生活的激情，好像天塌下来她也会不动声色的。

杨小亭走的当天，白兰不吃不喝，过不一会儿就看看五斗橱上的三五牌台钟，快到傍晚时她干脆坐在了家门口，等妈妈回来。她心里明白妈妈今天不会回来了，因为她曾说过要开几天的会，这也是为什么外婆托人赶回乡下去拿东西的原因。但白兰不死心，盼望有奇迹出现。冬天天黑得早，不到下午五时，天色已经昏





暗下来。外婆说：“白兰，跟我来，外婆给你看一样东西。”白兰突然来了精神，跟着外婆上了三层阁。那地方她从来没有上去过。白兰惊奇地发现，三层阁上竟然放着一把用旧报纸包好的小提琴。她变得异常地兴奋起来。谢香捧着满是灰尘的小提琴来到客厅间。一向慢条斯理的外婆变得格外利索起来，眉宇间闪着光芒。她先把门和窗户严严实实地关紧了，然后用一块干毛巾轻轻地擦去了提琴上的灰尘。白兰站在一边，用小手轻轻地抚摸着提琴的面板。谢香问：“喜欢听什么？”白兰心中充满了好奇，说“什么都喜欢”。其实当时的白兰还没有丝毫音乐细胞，更不知在当时像外婆那样背景的人，倘若被发现藏有一把西洋提琴会酿成怎样的后果，更不必说拉西洋曲子了。外婆说她来拉一曲《大海航行靠舵手》吧。这下把外孙女逗乐了，这是一首她当时最喜欢听、最喜欢唱的歌曲，是妈妈教她唱的。白兰情不自禁地叫了起来：“好，好，白兰喜欢听！”

外婆摆好架势，当她刚刚举起拿琴弓的右手时，屋外传进一阵急促的敲门声。谢香赶紧捧着提琴往里间走，白兰想会不会是她妈回来了，就奔去开门。开了门一看，站在门口的是一位四十来岁的中年男子。他问：“你就是白兰吧？”白兰说“是”。他又问：“我能进屋吗？”白兰说“进来吧”。他刚踏进门槛，谢香就从里间出来了。没等她开口，中年男子就说他是从杨老师那里来的，有件事要告诉杨老师母亲。谢香问：“什么事？”没等来人回答，白兰插嘴问：“妈妈今天回来吗？”谢香紧接着又问：“你与白兰她妈是什么关系？”白兰又插嘴：“白兰要说，白兰要妈妈回家。”来访的中年男子一下不知所措。谢香向他示意去里间，顺势说：“白兰，你看好门，别让门开了”。白兰眼睁睁地看着来客随外婆进了里屋，她小小年纪已经知道他们要谈不让她知道的事。五分钟过去了，他们还在谈。十分钟过去了，他们仍然没有出来。白兰再也忍耐不住，想往里屋冲，正好赶上中年男子和外婆走出里间。从外婆阴沉的脸部表情，白兰感觉事情不好。但同时，谢香不再像十分钟之前那样毫

无表情地接待中年男子了——她眼光中充满着一一种感激。看到中年男子急匆匆地要走，白兰拉住了他的手，说要跟他去见妈妈。中年男子说：“妈妈说，白兰要听外婆话，妈妈很快就会回来的。”白兰松了手，他一个转身消失在门外的黑暗中。

谢香呆呆地坐在杨小亭在一年前专门给她买的藤椅上，一声不吭。白兰竟然再也不问，再也不闹，像根小木头似的站在了门口。





2 枕下的三封信

那是一个既漫长又寒冷的夜晚。白兰蜷缩在外婆的怀里，默不作声。三五牌台钟滴滴答答走了一夜，一老一小，你看我，我看你，谁都不曾合眼。一个五岁的孩子竟能用理性支撑一夜不合眼大概是少有的。不寻常的年代让人早熟，让人早早地承受了不该属于童年的那种心理压力。

一连五个夜晚白兰和外婆都是在担惊受怕中度过的。白天外婆上过几回街，每次都是去也匆匆，回也匆匆。而白兰一步也没有离开过家门口，外婆说：“白兰你在家等着，说不定妈妈会突然地回来的。”这话真灵验，那些天再没有比“等妈妈回来”这句话对白兰具有更大的诱惑力了。她天天最为关注的是两件事，一是五斗橱上的三五牌台钟，她关注着每一分每一秒的逝去；一是家门外有无敲门声，她像条小狗，一声不响地候在门口等着主人的归来。有几次，外婆从街上回来时也轻轻地敲了门，那敲门声差点把白兰的心快要敲出来了！当她开门后发现是外婆而不是妈妈时，几乎要哭了。

熬到了第六个晚上，妈妈突然回家了。那是一个令人费解也叫人终生难忘的夜晚。那一天晚上，天黑得特别早，还飘了一会儿雪花。白兰让门半开半掩着，趁着外婆不注意，就把整个头伸出去，观察门外的情形，看妈妈会不会奇迹般地、突然在门口出现。奇迹真的出现了。离门口不远的左前方，在暗淡的街灯下，白兰发现一个人影向她走来。她好一阵心跳。定睛看，不像是妈妈，因为来客头上戴着一顶绒线帽——妈妈从不戴帽子的。但来人继续匆匆地向她走来，脚步更快了。那人已经站在了跟前，白兰终于认清是妈妈。她认出了妈妈的眼睛！妈妈顺手一把拉着她进了门。妈妈冰冷的外裤擦着她的脸，把白兰完全地拖进了现实：是的，妈妈回来了！白兰顾不上叫外婆，紧紧地抱住妈妈的腿，只是紧紧地抱着。妈妈蹲下身来，抱住女儿的头，也一声不响，时光和空气都凝固了。妈妈和女儿都不想打破这种凝固。外婆从里屋出来，被眼前的这一幕完全地惊呆了。“小亭，你回来了？”谢香问话的声音尽管不高，但可以听得出她的兴奋和激动。杨小亭像是刚从梦中惊醒过来，忽地站了起来，说：“白兰你在门口守着，让妈妈跟外婆到里屋说说话。”白兰眼睁睁地看着妈妈拉着外婆的手进了里屋。不知道为什么，一种莫名的恐惧突然从白兰心中升起：妈妈是有意不让她听到她与外婆的对话。白兰蹑手蹑脚地走到了里屋的门外，门未关紧，她能听到里面的声音。她屏住呼吸，生怕被发现偷听。

“造反派把全校的矛头都集中到我身上了。我成了他们打击重点中的重点，因为第一，我有海外关系，成分也不好；第二，我在香港读的大学；第三现在又兼任了大铭中学英语教研组组长；第四——”杨小亭对她妈轻轻地、快速地说着。

“第四是什么？”谢香问。

“第四是——”杨小亭欲言又止。

“说呀？你还不信妈吗？”谢香从来没有这样着急过。

“妈，第四是与前几天来家看望你和白兰的那个男人有关的。”





“有什么关系？是他要害你？是他出卖了你？”

白兰知道妈妈和爸爸在生她之前一起从香港回来的，但听不懂海外关系是什么意思，也不能理解为什么“学校英语教研组组长”是问题。她妈说到的第四件事更让她竖起了耳朵，因为她还记得那天来的那个人。难道他是个坏人？难道他把妈妈给害了？

“妈，他没有害我。他一直在帮我忙。但他和我一样出事了。”白兰妈显然是在帮那个人说话。

“那你说呀！到底出了什么事？”外婆的口气显得更不耐烦了。

“我不能说，不能说。我不能让白兰知道。但妈你要相信，我们之间没有什么事情。”

“你是在说给你妈听呀，怕什么？”

“妈，请你原谅我，不要逼我了。不要在我们最后一次谈话中逼我了，好吗？”

“你说什么？为什么是最后一次谈话？”

白兰妈妈突然地没有声音了。外婆也不再追问。里屋死一般的寂静。白兰屏住呼吸，连脚步也不敢挪动半步。

“妈，你看。”白兰听到妈妈解衣的窸窣声。

“啊！是谁干的？！”外婆的声音在颤抖。

杨小亭开始呜咽了。“你再看我的头发。”

“啊！是谁剪的？我们去论理去！走！”谢香一腔愤慨。

这时候白兰真想冲进里屋去，但她没有。她知道妈妈不想让她看到。她看到了，妈妈会更伤心的。听到妈说到头发，白兰马上想到了妈妈是戴着帽子回来的。这是她第一次看到妈妈戴帽子。她感到好奇怪，想不明白这是怎么回事。

谢香已经把杨小亭拉出了里屋，白兰来不及躲闪，被撞倒在地上。杨小亭赶紧去扶她。她咬住牙关，坚持不哭，还撒谎说：“白兰要说，白兰刚从门口走过来，没有听到妈妈和外婆的话。”此时杨小亭哪里还顾得上来分辨女儿是在偷听还是从门口过来跟她们撞着了。白兰毕竟才五岁，她们的许多话她是无法听懂的了。